

おしん

阿信

〔目〕 桥田寿贺子 著

②



YZLI0890125525

青鸟文丛

关于幸福·关于希望·关于爱

阿信 (二)

〔日〕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



YZLI0890125525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九 章	美发师	1
第 十 章	自 立	32
第 十 一 章	龙 三	33
第 十 二 章	求 婚	66
第 十 三 章	新 婚	67
第 十 四 章	危 机	100
第 十 五 章	成衣店	133
第 十 六 章	做母亲	134
第 十 七 章	大地震	167
第 十 八 章	在佐贺	200
第 十 九 章	受 伤	201
第 二 十 章	震 怒	234
第 二 十 一 章	道 别	235



第九章 美发师

当年,十六岁的阿信为了追求新生活,从故乡山形县出走,奔赴京城。为了追寻当年的这段回忆,阿信和阿圭离开了山形。对阿圭来说,祖母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是他闻所未闻的,阿信的经历在他心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那以后,阿信又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阿信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继续这次旅行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阿圭决心要陪伴祖母走完这段旅程。八十三岁高龄的阿信的这次旅行,其实才刚刚拉开帷幕。

列车上,阿信和阿圭闲谈着,多年以前的记忆渐渐地在她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十六岁那年,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到了东京呢?阿信已经记不准了,只知道害怕被父亲抓回去,一心想着越早离开山形越好,也不管过路的火车是开往哪里的,就慌慌张张地坐上去,结果不得不在中途换车,在车站等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真害怕啊!而且就算到得了东京,到底有没有阿春姐姐说的那位发型师傅呢?自己又能不能找到人家呢?就算是找到了师傅,人家又肯不肯收留自己呢?……这一切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阿圭看来,祖母当年的冒险举动真是有些太莽撞了。阿信所买的只是单程车票,身上又没有回去的路费,一旦发型师傅那边落了空,在举目无亲的东京,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可是当时阿信脑子里只有逃出山形这一个念头,如果待在山形老家,就会被卖去做陪酒女侍,阿信宁可饿死在东京,也不愿去忍受陪酒女侍的生活。而且,阿信相信阿春姐姐,心想即便事情不顺利,在东京也总会有办法生活下去。而当时的东京,也确实云集了怀抱着这种梦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

加代小姐当时也在东京,虽说阿信并不知道加代小姐的音讯,但一想到她也在东京,不觉就又增添了几分信心。

和现在一样,当年到东京的火车终点也是上野车站。当时,火车是在清晨到站的,能够平安抵达东京虽然好,可初次来到大都市的阿信全然分不清东南西北。那时候真是惶恐不安啊……

在浅草寺的后街上,十六岁的阿信正在向过路的女子打听:“请问您知不知道一位叫长谷川多香的发型师傅住在哪里?刚才人家告诉我是在这附近……”

女子问道:“你要找多香家啊?”

“是……”

“噢,在对面那条街上。”

“多谢您。”阿信低头致谢,疲惫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阿信总算找到了发型师傅长谷川多香的家,看着门口的招牌松了一口气,可是心下却不禁胆怯起来,踌躇着不敢进去,偷偷地朝里面张望。一个艺伎模样的漂亮女子走过,疑惑地看了看阿信,快步走进了大门,阿信呆呆地目送着她,自言自语道:“哎,东京的人可真漂亮啊!”

说着,阿信一横心,也走了进去。

在铺着席子的和式房间里有五面大镜子,女客们坐在镜子前面,给客人梳头发的年轻姑娘们正在忙碌着,有两个师姐模样的姑娘正在给客人做着发型。梳头发的姑娘们一看到阿信,一齐说“欢迎光临”,阿信不禁手足无措。

一个叫小律的做杂工的小女孩看着阿信,怀疑地问:“你是来做头发的吗?”

“哎……不……不是。”

“怎么?你不是客人啊?那你别在这里转来转去的,你这样会打扰别的客人的!”

“哦,我……想见师傅……”

小律问道:“你找师傅有什么事?”

“我想在这里做工,想请师傅收下我……”

“啊,可是我们这里不缺人,你来得不巧。”

“那……”

小律又说:“我告诉你这里人手已经够了,你还是快回去吧!你站在这里,会妨碍我们做生意的!”

“师傅呢?”

“师傅现在不在家。不过,就算你见了师傅也是一样的。你还是去别处看看吧,做发型的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这时候,一位客人已经做好了发型,一个师姐模样的姑娘阿丰喝道:“小律,你在干什么哪!还不快过来收拾!”小律慌忙跑到里面,赶紧收拾。阿丰恭送客人出门,说着:“感谢您总是眷顾小店……”

送走了客人,阿丰看到阿信还在那里,说道:“你还打算老是待在这里吗?不管你等多久,不行的事儿终归不行。你要是再赖着不走,我可叫警察了!”

阿信慌忙退了出去。阿丰对客人们说:“最近这样的人太多了,真是惹人厌!不管

是什么样的人都梦想着到东京来,争先恐后地从乡下出来,还以为只要挤进来,就能找到饭碗呢!真是厚脸皮!”

阿信在门外委屈地听着。阿丰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刚才那人就更不像话了,竟然大模大样地闯进店里来了,一点教养也没有!对付这些乡下人,真够让人头疼的!”

阿信默默地咬着嘴唇,坐在店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师傅回来。突然,她看见发型师多香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个梳头的弟子,拿着做发型的用具。多香正要进门,阿信慌忙赶了上去:“您是这里的师傅吧?”

多香吃了一惊,阿信又问道:“就是您吧?”

跟着多香的梳头弟子阿袖慌忙问:“你是什么人?”

“我……我……我是谷村春的妹妹。姐姐说如果我找到了长谷川多香师傅,就能跟着师傅学习做发型的手艺。”

阿袖问多香:“师傅知道这个人吗?”多香却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阿信慌忙解释道:“阿春姐姐过去在山形的缫丝厂干活。”说着,一个劲地把纸条给多香看,“这个……这是师傅的地址。姐姐说照着这个地址就能找到师傅……”

多香惊讶地看着这张纸条。阿袖说:“跟我们说这样的话的人可太多了!”

多香终于开口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现在不需要人手了。对不住啊。在上野车站前面有一个叫桂庵的地方,那儿有很多中介人,如果拜托他们的话,他们会帮你找到需要人手的地方。”

“那……师傅这里……”

“我这里的人已经够了。去桂庵的话,他们还知道好多别的美发店……”

小律跑了出来,对多香说道:“您回来了!有客人指名要师傅来做发型,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

“那可真不好意思。”多香说着,连忙走进店里。

“师傅!”阿信还想追上去,被阿袖拦住了:“你难道没听明白师傅的话吗?我们店里是再也不敢要不知底细的人了。有一回我们留下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结果她根本不怎么干活,后来竟然把店里的钱卷走跑掉了!师傅虽然是个善心人,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啊……你还是去桂庵吧!”

说完,阿袖自顾走进了店里。阿信失望地伫立在门口。小律走过来递给她一个纸包,说道:“这是师傅给你的车票钱,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吧!”

阿信说:“我不是来要这个的!”

小律叫道:“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遭报应!师傅是可怜你才……反正你不能老站在这里。”

阿信愤然离去,小律也愤愤地看着她的背影。

阿信来到大路边，疲惫地坐了下去，可是不一会儿又站起来，再一次来到多香家的后门口，悄悄地朝里张望。和店面相连着的是一间厨房，灶上似乎烧着热水，但是灶下的火已经熄了。多香生气的呵斥声传了过来：“这么凉的水怎么行！你这是怎么烧的水？”

阿信慌忙溜进厨房，往灶下添上柴，火开始着起来。小律看到阿信在里面，大吃一惊，叫道：“有小偷！有小偷！”

阿丰和师妹们闻声赶了过来，连客人们也过来了，看到阿信，阿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看到灶下的火灭了，就来加点柴。水很快就开……”说着，阿信拼命地用吹火竹筒吹着火。

小律说：“你还没有回去啊？”

阿信只是默默地吹着火。阿丰说道：“谁让你随随便便就……”转过脸吩咐小律，“你去警察亭请警察过来！”

多香也走了过来，喝道：“安静点！在客人面前像什么样子……”

阿丰说道：“师傅，这个人简直像小偷。”

阿信分辩道：“我看到水没有烧开，心想大概是大家忙不过来，所以才……”

阿丰说道：“真是多管闲事！”又责备小律，“都怪你磨磨蹭蹭的！”

小律嗫嚅着说：“我以为火还在烧着……”

阿信说：“这柴有点湿，得经常过来看看。好了，水烧开了，是舀到那个铜盆里吗？”

小律焦躁地动手要把水倒进铜盆里去，可是阿信已经利索地倒进去了。阿丰说道：“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

多香喝道：“你们都想让客人等着吗？还不快回去工作！”

阿丰不甘心地问：“可是，这个人……”

多香说道：“随她吧！”

大家不情愿地回到了店里。多香正要对阿信说点什么，可是阿信抢先一步跪坐在厨房的泥地上，低头恳求道：“拜托您了！让我做什么都行。求您留下我吧！我从山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跟着师傅学习做发型的手艺。本来是阿春姐姐要来这里做工的，可是姐姐得了肺病死了。所以我代替姐姐来了……这是阿春姐姐的遗言。”

多香探究地望着阿信。阿信继续说道：“我要替阿春姐姐把她的那一份也做好。阿春姐姐直到咽气的那一刻，还盼望着能做一个发型师傅。就算是为了阿春姐姐，不管多难，我都要成为一个手艺高的发型师傅……”

多香突然说：“哎，火又灭了！”阿信吃了一惊。多香又说：“应该不用等人家一件一件地吩咐，自己就知道接下去该干什么活，不然怎么能顶事呢？”

说完，多香扬长而去。阿信怔怔地目送她回到店里，突然，她的脸色变得明朗起来，连忙添旺柴火，往锅里加上水。忙完这些，阿信环顾了一下厨房，麻利地打扫起来。

多香一个接一个地替客人们做着发型,阿丰和梳头的姑娘们也十分忙碌。阿信走进店里,看到有客人做好发型后离开,小律正忙着打扫,便上前帮助小律。小律吃了一惊,“你……”

阿信没有做声,利索地收拾起来。阿丰忍耐不住了,朝多香叫道:“师傅……”

可是多香却像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阿信又看看客人们的等候室,发现客人们用过的茶碗还放在那里,于是赶紧过去收拾,一边对等候着的客人们说:“我马上就送热茶过来……”说着,礼貌地把茶碗端下去。小律她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一切。

阿信回到厨房,认真地沏着茶。小律来换热水,阿信便连忙把铜盆接过去,帮小律倒上热水。小律却一脸不高兴。

沏好茶,阿信端给店里在等候着的客人们。一位客人喝了一口茶,赞叹道:“哎,这茶真好喝啊!”听了这话,另一位客人也尝了一口,“真是好喝……你沏茶的手艺很高嘛!”阿信羞涩地低头致谢。小律看到这副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

送完茶,阿信又把客人们脱在大门口的鞋子摆放好,看到鞋子上面沾上了泥土,就拿过抹布仔细地揩了起来。一位客人做好了发型出来,看到阿信忙活着,惊讶地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又转过头对送出来的多香说道:“这孩子想得真周到啊!来店里做发型,连鞋都帮着擦干净了,我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的事呢!”说完,客人不禁笑了。多香没有接客人的话茬,只是说道:“多谢您惠顾!”阿信也说着“谢谢您”,恭敬地把客人送出门,然后急忙去客人离开的镜子周围收拾。

多香回到店里,吩咐手头没有活的徒弟们去吃午饭。阿丰叫上另一个大徒弟阿园一起去了厨房,阿信连忙也跟着过去。

小律正在厨房里切着腌萝卜,阿丰和阿园取出自己的饭盒,从一个很大的桶里盛出米饭,就着小律端上来的咸菜,飞快地扒起米饭来。阿信赶紧给她们端过茶去,无奈地看着她们狼吞虎咽。阿袖也走了进来,叫小律给店里换上干净毛巾,小律赶紧答应着,阿信闻声也慌忙朝店里跑去,把用脏的毛巾收拾起来。小律拿来干净的毛巾换上,阿信问道:“这些毛巾是用肥皂洗吗?”可是小律一脸冷漠,似乎全没听见。

阿信把毛巾拿到井边,麻利地洗干净,在后院里晾好。多香在后门口招呼阿信:“你也来吃饭吧!”

大家都在厨房里吃饭,多香也和徒弟们一样只有腌萝卜下饭。阿信怯怯地走进来,多香说道:“下饭的只有咸菜,不过米饭蒸了很多,你就放开肚子吃吧!”

“哎……是,可是,我还不是这里的人……”

多香说道:“你再不快点吃,就来不及吃饭了,这里可是忙得很。”

“是,谢谢您。我从昨晚起就没吃过东西了……”

多香不再理会阿信,阿信赶紧给多香斟上茶,轻声说:“那么,您同意让我留下来了吗?”

多香仍然没有搭理阿信，阿信忐忑不安地看着她，实在猜不出多香在想什么，心里不安地想：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多香让自己走之前拼命地干活。尽管这么想，她还是非常害怕夜晚的到来，如果人家不允许自己住在这里，自己就无处安身了。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身上又没有钱，哪儿也去不了。接下去会怎么样呢？连一向坚毅的阿信，这一刻也终于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一时兴起就闯到东京来的举动是多么鲁莽，心里充满了后悔。

天色暗了下来，师姐阿园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小律把大门关上，回到店里，麻利地收拾起来，仿佛根本没看到阿信正在忙着打扫。阿信不甘落后，更加卖力地干着。小律觉得很没趣，仍旧不理睬阿信，两个人像是在暗暗较劲似的。

多香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吩咐道：“小律，你快去准备晚饭吧！”

小律赶紧答应：“是！我把这里打扫完马上去！”

多香却说：“不用你打扫了，大家肚子都饿了！”

小律无奈，只好去了厨房。阿信这才放下心来，一个人干劲十足地继续打扫着店里。阿丰和师妹们却都对阿信白眼相向。

“你们都愣在这里干什么！闲着没事干的话，去厨房帮忙吧！”说完，多香回自己房间了，阿丰慌忙跟上，叫道：“师傅……您打算把那个女孩怎么办？难道您就这样……”

多香却问：“还有被子吗？”

“师傅？”

“让她睡到你们屋去吧！”

阿丰惊讶地说：“师傅是说要留下她吗？”

“反正她也没有地方住，不是吗？”

“可是怎么能因为她没地方住，您就把一个不明底细的人留下？您还记得那一次，那个人辜负了师傅的好心，把店里的钱卷走了吗？难道您还不吸取教训吗？我们也没法总是防着她……”

“上次的那个人是我的熟人介绍来的，不能不收下。”

“这么说就更是了，这个女孩连可靠的介绍人都没有，不是吗？”

多香却不以为然：“那又怎么样呢？就算有可靠的保证人，也还是会发生卷逃的事。重要的是这个人自己的人品。”

“可是，师傅怎么知道这女孩的人品呢？”

多香不说话了。阿丰接着说：“难道只看她这半天的表现就能确定吗？”

多香不悦地说：“这是我看准的，不用你说三道四。”阿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多香又说：“让她干几天看看吧！十天就能看出来她是不是真的有心做，能不能坚持下去了。”

阿丰很是不满。多香又说：“如果是个有保证人的姑娘，那么就算我不留下她，她也总有办法。可是这个女孩子，如果现在我不要她，谁知道会怎么样呢？这么一想，这可是关系到一个姑娘的一生前途啊。我可不愿意看到她出什么事，那可就难以安心了。”

“师傅！”

“如果她不行，我可以随时让她走。”

阿丰不说话了。

晚上，阿丰、阿袖、阿惠、阿夏和小律她们在厨房里吃着粗陋的晚饭。阿信缩在角落里吃着饭，可是还不忘给大家添茶倒水。可是姑娘们谁也不理会阿信，仿佛眼前根本没有这个人。

多香走了进来，问阿信：“你叫什么名字？”

阿信吃了一惊，赶紧答道：“哎……我……我叫阿信。”

多香吩咐众人：“带阿信一起去洗澡吧！”但是姑娘们谁也不吭声。阿信慌忙推辞：“我……带我去洗澡，实在不敢当。”

多香没有说话，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阿信连忙追上去：“师傅，我可以留下来了吗？”

多香说：“我总不能把一个无处可去的人赶出去吧？不过当我说让你走的时候，你应该爽快地离开，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阿信不安地看着多香：“是，谢谢您，谢谢您！”

多香却冷冷地说：“现在谢我还未免太早了些！”说完就进自己房间去了。可是阿信却十分欣喜。

大家吃完了晚饭，准备收拾厨房，阿信慌忙回到厨房，说道：“我来收拾这些，请你们去洗澡吧！”可是大家都像没听见似的。小律麻利地收拾着，大家都护着小律，让她来干。阿信不知所措，可还是拼命地想帮忙。

阿丰她们准备好了洗澡的东西，从二楼上下来，向多香禀告一声，就一个接一个地从后门出去了。阿信站在厨房里发愣，谁也没有招呼她一起去。

“请走好。”阿信目送着姑娘们离开，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她悄悄地来到多香的房门外面，怯怯地问道：“您要茶吗？”

拉门开了，多香探出头来，惊讶地问：“你没去洗澡吗？”

“……哎。”

“是她们不带你去吗？”

阿信忙说：“不是，是我自己太磨蹭了，而且我也没有洗澡用的东西，我还没有去过澡堂子呢。”

多香不禁笑了：“你这样子可不行啊！大伙儿走的时候，你得紧紧地跟上，每三天

才能洗一次澡呢。”

“……是。”

“大概你也不知道睡觉的地方在哪里吧？”多香苦笑了一下，“跟我来吧。”说完，带着阿信来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这是姑娘们的卧室，的确十分宽敞。多香告诉阿信以后也睡在这里，可以用多出来的那条被子。

“如果你指望别人会来照顾你，那就大错特错了。你得有心理准备，谁都不会管你的。”

“……是。”

“下一次可不要误了去洗澡啊！”多香转身要走，阿信连忙问道：“那么，我的工作？”

多香没有吱声。

“我该干什么呢？”

多香说道：“这就不用别人教你了吧？你自己应该知道。”

阿信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多香又说：“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那不管你干什么，都没办法干好的。”多香走了。阿信无奈地跌坐下去。

过了一会儿，阿信打起精神，起身下楼来到了厨房。灶上放着蒸饭的大锅，她揭开锅盖朝里望了望，自言自语道：“晚上淘一升半米预备好就行了。今天中午和晚上都是吃的冷米饭，看来是早晨的时候把一天的饭都蒸好。”

姑娘们洗澡回来了，小律开始替大家铺被窝，阿信想要帮忙，可是小律故意撞开她，阿信不禁十分尴尬。铺好六个被窝，小律快步走出去了。阿信这才拿出橱里多余的被褥，在角落里给自己铺好。

在店里面，阿丰、阿园和阿袖充当模特，正在让阿惠、阿夏和小律练习梳头。阿丰她们指点着：“再使一点劲。”“你这样把梳子竖起来，会把我的头皮弄伤的。”阿信也来到店里，看到这幅情形，感到十分惊讶，就悄悄地坐到角落里，入迷地看着大家练习。

夜深了，阿丰她们练习完，回到二楼的卧房，匆匆地收拾好，疲惫不堪地钻进被子里。小律关上电灯，也钻进了被窝。

阿信恭敬地对大家道了“晚安”才睡下去，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人理睬她。

夜晚过去了，天空中泛起鱼肚白。阿信来到厨房里，开始生火做饭。等饭煮熟，她把柴火灭掉，来到店里，在大门口认真地擦洗着大门，又去店里麻利地擦着大镜子……

小律睡眼惺忪地从二楼下来，看到阿信，不禁吃了一惊。阿信连忙打招呼：“早上好！”可是小律只当没听见，径自来到厨房，想生火做饭，可是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禁呆住了。阿信过来说：“我已经蒸好饭了。外面也打扫干净了，大门口和院子也扫过

了。早饭要做大酱汤吧？”

小律再也忍耐不住了，叫道：“不用你来多管闲事！这些都是我的工作！”阿信却接着说道：“这边锅里我已经烧了很多热水。”

小律开始洗萝卜。阿信问道：“萝卜是用来做大酱汤的吧？让我来做吧！”小律不理她。阿信并不生气，含笑又问：“小律，你多大了？”小律仍然没有做声。

“你还只有十二三岁吧？我已经十六岁了，而且我早就习惯早起了。我这个岁数，干多少活都累不坏。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些活让我来干吧，小律和大家一块起床就行了。”

小律急道：“那怎么办呢？我是来干活的，要是偷懒的话，就会被赶回家的！”

阿信大吃一惊：“对不起，我并不是想要抢走小律的工作才这么做的。我只是觉得你才这么大，干这些活实在是太苦了，所以我才……”

“再苦再累我也得干啊！我不能回家，只能在这里忍耐。”

“小律的家在哪里？”

“千叶……”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我家是佃农，种些水田和旱地……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又多。我哥哥娶了媳妇以后，家里就没有我待的地方了。好不容易能到这里来做工，指望以后能做个发型师傅，自己养活自己，想依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我娘一直跟我这么说。”

阿信沉默了。小律又说：“所以，要是你把什么活都干了，这里就用不着我了。”

阿信微叹道：“大家都是一样苦啊。”

“出来以后先要做三年杂工，然后好不容易能替人梳头了……要想做个手艺好的发型师傅，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想想就觉得那么遥远……”

阿信问道：“要做三年杂工吗？”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年纪最小的阿夏姐今年十六，她十二岁的时候就来了，好不容易半年前才能给客人梳头。阿丰姐和阿园姐已经能够替代师傅来做发型了，阿丰姐花了十年工夫，阿园姐也用了七年半……”

阿信感叹道：“真不容易啊！”

“可是，能够在本店的师傅这里学手艺，已经是幸运的了。师傅手艺高，又有许多好客人捧场。”

阿信问道：“大酱汤的调味料用什么来做呢？”小律却追问：“你真的打算在这里干活吗？”

阿信没有做声。小律伤心地说：“如果你要来的话，就用不着我了。干杂工用不了两个人，而且最近米价越来越贵了，这里不会白养着闲人的。我肯定会被赶走的……”

阿信默然。小律绝望了，说：“调味料是把小沙丁鱼干弄碎放进汤里，要弄得直接就能吃的那样……要说吃鱼，只有这样的东西，菜总是只有腌萝卜。豆酱在那个罐子里。”

阿信仍然沉默着。小律又说：“大酱汤要做得淡一些。要是做浓了，阿丰姐会骂的，因为浪费豆酱……”

阿信痛苦地听着。阿丰也起床过来了，小律赶紧说：“阿丰姐早上好！”阿丰点点头：“早，辛苦你了。”

阿信也连忙问候：“早上好！”阿丰却理都不理。

多香也起身了，正穿着衣服，阿袖在替多香整理被褥。阿信走了过来，问候道：“师傅早上好！”

多香没有做声。阿信说：“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照顾，可我毕竟不应该留在这里，所以我想去找别的地方做工。”

多香惊讶地看着阿信。阿信说：“原来我只是一心想成为发型师傅，做出了自私的事情……真对不起。”

多香问道：“只干了一天，你就受不了了吗？”

阿信默然。多香说：“我不知道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不过如果你以为学做发型是很简单的，那么现在你感到吃惊也难怪。如果你受不了这份苦，我也不会留你的。”

阿信赶紧解释道：“不管干什么活我都不会觉得苦，从前我干过的活更苦。可是，如果我来做工的话，就用不着小律了。我刚刚意识到这一点……这里明明不缺人，我还硬要赖着不走，是我做错了。”

多香默默地听着。阿信继续说：“从昨天开始，店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这样我也很难在这里待下去，而且我知道了大家为什么会对我冷眼相看……这是因为大家都想护着小律。如果我留在这里，那就会抢走小律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不想再求您收下我了。我知道如果有了多余的人，师傅也会很为难的。”

阿袖听了阿信的这番话，惊讶地望着她。阿信说：“师傅愿意收留我这样的人，虽然我只待了一天，可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师傅的好意。谢谢您。”

多香突然哈哈大笑：“你怎么说出这样的傻话呢！”

阿信一愣。

“你以为我是那么心胸狭窄的女人吗？”多香转身问阿袖：“就说你们吧，你们在这里待了几年了？”阿袖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多香说道：“只要是有心学习手艺的女孩子，不管有多少，我都会收下的。就算她干活慢一些，手艺差一点，只要有毅力，我都不会不管的。小律才十三岁，我还可以慢慢地教她。”

阿信不说话了。多香继续开导着阿信：“哪怕是抢了别人的工作，你自己也要坚持做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毅力，那不可能干好的。哦，你觉得你能替得了小律的工作，那你就做嘛，我倒是想看看呢！”

阿信深深地凝望着多香。多香又说：“一大早起来就说这些无聊的话，这是干什

么哪？你有这个闲工夫，干吗不去擦擦店里的大镜子呢？”

来到店里，多香却看到所有的大镜子都光洁耀人，她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苦笑。

从多香房间出来，阿信来到厨房里利索地准备早饭，师傅的心意使得她欣喜不已：虽然自己还没有正式被收下来做工，但从此不必再顾忌会妨碍别人，可以安心地努力干活了。

阿信正沏着茶，小律端着铜盆来换热水了。阿信接过铜盆，倒掉凉水，换上热水递给小律。小律过意不去地说：“真不好意思。”

“快别这么说，本来就说好了我做厨房里的事情，小律来照顾店里。哦，我把茶沏好了，一会儿你端给客人们吧。”

“哎。”

“毛巾脏了你就尽管换好了，我会洗的……”

阿信干着厨房里的活计，还抽空来到二楼大家的卧室，飞快地打扫起来，又麻利地把屋顶上晒得满满的被褥收进来。她尽量把出头露面的事情让给小律去做，而自己则把不起眼的活儿全部包下来了。阿信觉得这是后到的人的本分。这种体贴的态度，不知不觉之中感动了师姐们。

这天，阿信正在厨房里洗着客人们用过的茶碗，小律走过来，告诉阿信自己要出去买菜做晚饭。

阿信连忙说：“小律不在店里怎么行呢？告诉我晚上要买什么菜，我去买就好了。”

小律为难地说：“嗯……买什么好呢？我每天都在为这个伤脑筋呢。要给师傅单买一点鱼或者别的菜，我们就吃炖土豆啦炖萝卜什么的，或者吃凉拌菜。反正所有的菜最多只能花三毛钱。”

阿信惊讶地说：“哎，小律连这些事情都要操心啊？”

“嗯，因为师傅和姐姐们都在店里忙着嘛。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连好几天大家只吃炖土豆……”

阿信笑了，温和地说：“好，以后这件事我来想办法。”

小律喜出望外：“太好了！那我就省心了！”

阿信又问道：“买菜的钱只要不超过三毛钱就行了，是吧？”

“哎，要算上师傅的菜总共三毛钱。只要报上我们店的名字，在哪家菜店都可以赊账。”

阿信笑着点点头。

傍晚时分，外出替人做发型的阿园和阿夏也回来了。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小律

正在打扫着店面。一回到店里，阿园赶紧来到多香的房间，把客人给的工钱和小费全部交给多香，这是店里的惯例。

多香喝过茶，阿袖把她的晚饭送了进来。多香看看放在自己面前的饭菜——菜是炖鱼和炖蔬菜，不由得皱了皱眉头，问道：“今晚的饭不是小律做的吧？”

阿袖答道：“哎，现在厨房里的事情都是阿信做。”多香不悦地吩咐：“去把阿信叫来！”

阿信正在厨房里忙着往外盛菜，阿袖过来告诉她：“师傅叫你过去。”

阿信吃了一惊，小律不安地问阿袖：“师傅有什么事啊？”

“这个嘛……”

小律又问阿信：“阿信姐，你做了什么惹师傅生气的事吗？师傅很少叫人过去的。”阿信没有做声，小律放心不下地说：“我陪你一起去吧！”

阿信不禁笑了：“没事的，我没做错什么，师傅不会生气的。”

来到多香的房间，阿信在门口处跪坐下，问道：“师傅叫我来，是为了……”

多香问：“这道炖菜，是不是大家都有？”

“是。”

多香直视着阿信：“你知不知道店里一天的菜钱是多少？”

“知道，是三毛钱。”

“既然你知道，就应该遵守这个规定！我并不想在这些琐碎的事上多费口舌，可是你要明白做事的分寸。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只要你在我的店里做工，这一点你必须要牢牢记住。这一顿饭你花了多少钱？”

阿信答道：“一共花了两毛九分七厘。”

多香生气地说：“你会算账吗？你这个炖菜里面放了油豆腐，光是油豆腐就要花多少钱！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油豆腐的价钱吗？”

阿信解释道：“这些油豆腐是炸坏的，要便宜多了。”看多香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又说道：“豆腐店炸油豆腐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炸得不好。所以我问了他们一下，确实有炸坏的油豆腐没法卖。”

多香无话可说。阿信接着说道：“我已经请他们以后把这样的油豆腐给我们送来。只要有了油豆腐和豆腐，即使不吃鱼，营养也足够了。”

“……”

“不知道菜合不合您的口味？如果您想吃点什么，就吩咐我吧。”

多香十分难为情。

晚饭后，阿信在二楼的大卧室里给大家铺好被褥，阿丰她们走上楼来。阿夏一下子发现被褥晒过了，惊喜地叫道：“啊，全是太阳的味道呀！你帮我们晒过被子了？”

阿信有点不好意思：“我看今天的天气好，所以就……”

阿惠也把手伸进自己的被窝，叫道：“真的！好暖和啊！”阿园说：“被子虽然薄，可让太阳一晒，也变得蓬蓬松松的了！”阿袖也说：“我也知道晒晒被子舒服，可是哪有那个时间呢？就算能拿出去晒，可是一忙起来，连收被子的工夫都没有啊！”

小律难为情地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个……”

阿信连忙说：“小律一个人做杂工的时候，根本就忙不过来啊。也是因为有小律在店里面忙活，我才能腾出工夫来做这样的事。”

“有了你在这里，小律也能轻松一些了！本来嘛，她只有十二三岁，要把事事都弄周全了，也实在太难为她了！”阿丰说道。

姑娘们高高兴兴地说着话，凑到了屋角的一个小火盆旁边，一边用插在炭火里的铁筷子去烫敷在手上的冻疮药，一边继续闲聊。阿夏问阿信：“你多大了？”

“十六岁。”

阿夏叫道：“哎，跟我同岁啊！那你比小律会干活也是理所当然的啦。不过你现在才开始来学梳头的手艺，有点太晚了吧。”

阿袖也说：“是啊，一般来说都是十二三岁就来当学徒了。”

阿信静静地说：“这个我都想到了。”

“你真的明白学梳头是怎么回事才来的吗？”一边说着，阿丰把铁筷子凑到冻疮上，叫道：“好痛！”阿信同情地看着阿丰。她接着说：“有好多人来当学徒，可是坚持不了一年就跑掉了，她们都以为很快就能学出手艺，自立门户呢。我是跟你说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这里太苦的话，还是趁早放弃的好。你现在已经十六岁了，还要做三年杂工，等到能摸到客人的头发的时候，就十九、二十岁了。那时候也不过才是个梳头工，就是把客人的发髻解开，用热水把头发弄直，然后梳顺。这样的工作又要做上好几年。这些年里你休想拿到一分钱……”

大家轮流用火筷子烫着冻疮上的药膏。阿园也叫道：“好痛！”阿丰看看阿园，对阿信说：“你看，大家的手上全是冻疮。这是因为手总是沾热水的缘故。要固定发髻的时候，冻疮就会被勒得好痛……一旦成了一个发型师傅，这辈子都别想有一双漂亮的手了。”

阿惠也对阿信说：“你长得这么漂亮，要是想挣钱，完全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挣大钱。要是到咖啡店去做女侍，一边喝着酒，一边说说笑笑，马上就能把钱挣到手了。”

阿信说道：“那种工作……我想能做一个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阿园接着说：“话虽这么说，可是一天也不休息，从早到晚都在给人家梳头发……到了盂兰盆节呀新年呀，人家都在玩，可是我们反而忙得晕头转向的。而且客人都是女的，没有机会认识男人，整天困在店里……所以，我都二十出头了，还没嫁出去。”

阿信有点奇怪地说：“可是，阿园姐和阿夏今天出去了一整天呀！”

阿园说：“哦，今天轮到我和阿夏上门梳头了。”阿夏解释道：“上门梳头就是我们到客人家里给人家做发型。”

“虽然是出去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时间顺路闲逛逛或者跟人聊聊天什么的。我们得一家客人接着一家客人地忙活。哦，我差点给忘了，这里有些客人给的点心，当时没工夫吃，人家就让我们带回来了。大家一起尝尝吧！”说着，阿园取出一个纸包，“只有客人给的点心，我们才可以自己留下来。除了做发型的工钱，其实哪家客人都给了小费，可是所有的钱都要交给师傅。”

阿丰说：“没办法啊。师傅会替我们把小费存着，等到过盂兰盆节和新年的时候再分给我们。”

阿信问道：“不过，阿丰姐和阿园姐都能够独当一面了，有没有薪水呢？”

“怎么会有薪水呢！阿园和我都还没有出师呢！”

阿信沉默了。阿丰接着说道：“因为要报答师傅教给我们手艺的恩情，所以必须给师傅再白干好几年。”

“不过，干完这几年以后总可以了吧……”

阿丰点点头：“啊，那时候就自由了。可是一辈子孤孤单单地做一个发型师傅，实在是很寂寞的。虽说自由之后可以找个男人结婚，可是到了那个年纪也太晚了。十年来一直在拼命干活，好不容易学成手艺，能够自立门户了，可是……真不敢去想以后的事啊！”

阿园也说：“真是这样。就算做了发型师傅，也失去了一个女人的幸福。女人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嫁人才是最好的出路。就说师傅吧，最后还不是落了个孤孤单单的结果！唉，你现在又何必来吃这份辛苦呢？还是找一个好男人嫁了，生儿育女……”

阿丰说道：“是啊！那样多轻松啊！我们知道你以后的日子会多么辛苦，所以才对你说这些的。”

阿信说：“我不想嫁人。反正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

阿惠惊讶地叫道：“哎，莫非你有心上人不成？”

阿信慌忙说道：“没……没有。我们家是穷佃农，靠着老天爷吃饭，有时候米的收成不好，我亲眼看到了我娘的日子是多么苦。所以我想，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也要学会一技之长，能够自立，不用依靠老天爷，也不用依靠任何人。我不想像我娘那样依靠男人生活，我要是能挣钱了，就能让我娘的日子好过些……”

阿丰叫道：“阿信……”

阿信自顾说下去：“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自立，可就算是坚持十年也没有关系。我希望做一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女人。”

阿丰无奈地说：“你有这个决心，我就什么也不多说了。可是身为女人的寂寞，大